

甘介候著

看了東戰場

判断北戰場

目次

看了東戰場判斷北戰場

- 一 軍事重心
- 二 主將的沉着
- 三 敵人軍事計劃的檢討
- 四 佈好了天羅地網
- 五 徐州點將
- 六 北戰場的判斷

看了東戰場

判斷北戰場

甘介侯

一 軍事重心

敵人北渡黃河南越長江，夾攻津浦路之後，大家都把徐州看作歐戰時法國的凡爾登，把東戰場看作德國的東普路士。中國抗戰的前途，確是在徐州的天秤裏稱着。敵人的計劃是在三月之前打通津浦路，三月中旬開始從隴海路長江平漢路圍攻武漢。徐州若有意外，徐州鄭州之間的隴海路，在敵人南北夾攻之下，當然要感受很大的威脅，切斷我平漢路的南段。但是我若運用得好，東戰場的將士能出死力，那末東戰場便是敵人的墳墓，

俄軍在東普路士的全軍覆沒，不難重見於今日。敵人進攻武漢的計劃自然粉碎。而我全局軍事佈置，可以從容不迫地依次進行。最近北戰場的敵人逼近黃河，起初大家以爲敵人一面要衝下平漢路威脅武漢，一面要在封邱渡河截斷東戰場的後路，其實黃河北岸的敵人決不能渡河，我們已有制敵的辦法。敵人西攻晉南不過是兩幕中間的一段穿插，軍事重心現在還在徐州。我先敘述此次到了徐州的見聞，再來討論黃河北岸的局勢。

二 主將的沉着

一月二十九日得了徐州李德鄰先生的長途電話，要我到徐州去，我想
到東戰場去看看一定很有意義。我很興奮地於二月一日從漢口動程，三日
早上四點鐘到了徐州，出了車站，看見被敵機炸毀的民房，車夫對我說
天上午敵機一定來的，有時一天要來三四次。我先到花園飯店，沒

，就在賬房裏待旦，天剛放光，我就到司令長官部，值日的班長認識容地，我一直走了進去，除了三四個守衛之外，大家還沒有起來，我不去驚動他們，便在一個院子裏踱步，歷史是多麼奇怪呵，我一面踱步一面這樣想：這是日本軍閥的先覺第一個拿溥儀來做傀儡的張勳的衙門，現在變為主張焦土抗戰李德鄰先生的司令部；以前各省督軍在這裏開督軍團會議，要推翻民國，商量怎樣去復辟，現在這個司令部指揮了東北軍，西北軍川軍魯軍桂軍去與敵人拚命，爭取中華民國的生存與解放。這是多麼有趣味的一件事呵！

一個號兵拿了一個軍號，也在那裏來去的走，預備到了六點鐘吹起身號，恐怕他也覺得時間過得太慢吧，忽然房裏電話鈴響了，李德鄰先生起來聽電話，我就走了進去，他見了我驚異：「怎麼你今天到了？漢口的電話說你二日才動身」，我說：「我提前走的，若是電話不把你吵醒，我還

要在院子裏走呢」，他說：「昨天聽前方的電話聽到夜裏三點鐘，現在又來了，打好了電話同你談」，他接續不斷地在電話上指揮前綫的軍隊，從他的電話裏知道敵人到了蚌埠之後，不在那裏渡河，折向西進，便衣隊數百人已經到了懷遠，他命令于學忠的軍隊開到淮河北岸，並令在懷遠與在淮河南岸劉府方面的我軍夾攻敵人，他說完了電話，走到牆邊，在軍用地圖上指出我軍的陣綫，以前我軍的陣綫是與敵人所估據的津浦路成爲並行綫，敵人到了定遠臨淮關鳳陽之後，我們的陣綫是扇子似的，從津浦路向西展開。他在地圖上指了懷遠說：「敵人想在懷遠北進，真是輕敵，看他橫行吧。」他好像胸有成竹，很有把握，我覺得非常安心。一大疊的電報送了進來，他去看電報，忽然警報來了，他似乎沒有聽見，還是把電報一張一張的翻着。我說：「這是警報，到外面去罷。」他說：「不要理他，我從來沒有下過地洞。」我便感覺鎮定沉着是一個主將的最要條件，

禦撤退之後，徐州是非常危險，他以這種沉着的态度，坐鎮徐州，從容地調兵遣將，把局面轉危爲安，穩定的空氣便一直到現在籠罩了這個四面受敵的重鎮。

三 敵人軍事計劃檢討

參謀長徐祖貽。副官長郭心冬走進房裏。我們三人便圍了一張小桌子坐下，我發覺在江蘇最後據點的徐州，我們三個亡家的江蘇人碰在一起，真有「故園西望路漫漫，雙袖龍鍾淚不乾」的感想。我說：「主張焦土抗戰，先從我們家裏焦起，也是應該的。」我同徐走到牆邊在地圖上研究敵人的軍事計劃。

津浦路的黃河鐵橋已經炸毀，一時不能修復，而且黃河南岸還有四條橋樑也已炸斷，敵人運兵運重兵器，都感困難，敵人須是可以把火車頭車

輛運到青島，用膠濟鐵路運兵，但比較起來不如津浦路南段的方便，浦口到蚌埠的鐵路，敵人正在趕緊修理，已經把京蕪路的車輛運過長江。所以敵人的主攻在津浦路南段，津浦路北段的兵力不過是牽制作用。

敵人在津浦路南段有三條進兵的路：一條是正面進攻，渡過淮河攻宿州，從宿州折西攻歸德；一條是從懷遠攻蒙城，從蒙城進攻歸德；一條是從定遠西攻壽縣，從壽縣經正陽關到阜陽，從阜陽北可攻歸德，西可攻信陽橫截平漢鐵路。第一條路，淮河北岸是河沼地，低濕泥濘，行軍不易；第二條路，孤軍深入冒險太大；第三條路當然最爲便利。敵人的戰略是攻我側面，截我後路，所以三條路綫，都是以攻歸德爲主。敵人若到歸德，徐州可以不戰而取，津浦鐵路可以打通。敵人若是神仙，心裏要什麼，就可以得什麼，那末這個計劃確是妙算。

我到徐州那一天，在定遠的敵軍不向西進，轉而往北，在懷遠之南渡

河，但其主力向蒙城前進，抑向宿州前進，看不清楚。敵人在津浦路南段作戰的有四個多師團，隨時可從江南增調援兵。

四 佈好了天羅地網

敵人的便衣隊到了懷遠之後，我們就在宿州，蒙城，合肥作嚴密的佈置。敵人的輕敵果然被李德隣先生料到，敵軍大批渡河到了懷遠。但是他們即刻發覺，這裏的打仗不如京滬綫上進一步的那樣簡單，恐怕吃虧，便退回淮河南岸。敵人大費躊躇了，進是進不得，不進也不是辦法，後來決定在津浦路東面的臨淮關渡河。想側擊我沿鐵路的陣綫，推進到固鎮宿州，再折西攻我歸德。前方的電話來了，說我們的飛機飛到淮河，敵人正在渡河，炸死了好幾百人。我聽了不知多麼痛快，我們老是捱敵機的轟炸，現在讓他們自己也嘗嘗這個滋味。第二天我們的飛機又去轟炸。

恐怕津浦路北段的敵人會合夾攻，我們先發制人，正面左翼右翼三路同時反攻；恐怕江南的敵人渡江增援，便與江南我軍取得聯絡，也同時各處反攻；統籌戰事全局，山西方面也向北反攻，李德鄰先生命令在徐州集團軍總司令軍長師長一律到前方去親自督戰。空氣頓時緊張起來了，天時地利人和都是我們的，我們佈好了天羅地網，專等敵人的「賞光」。

敵人在臨淮關渡河了，這是他們的主力，過河的在一師團以上。在敵人未曾渡河之前，有一個將領對我說：「從前內戰的經驗，在淮河之北的終是失敗，因為淮河南岸是居高臨下，況且淮河南岸向北構築的工事，現在反而落在敵人手裏。」祇拿蚌埠臨淮關的南北岸來看，這個觀察確是對的，但是拿戰區全部的佈置來看，淮河之北却是我們地利所在。敵人若是冒險北進，對不起，再要渡河回去，休作此想！敵人到了淮河北岸，我們先給他一個迎頭痛擊，那次是肉搏，前方電話報告，我們士兵的死傷是四

千多，敵人死傷之數大致相等；我們再給他一個包圍，隨後在淮河之南我們又給他一個側背攻擊。敵人受不了了，便把大部份軍隊撤回淮河南岸，現在淮河北岸差不多已經肅清，敵人祇在懷遠留下少數部隊，架好浮橋，以便隨時後退。

從淮河北岸攻固鎮宿州的一條路又走不通，敵軍現在漸漸集中定遠。意在南攻合肥還是西攻壽縣？這兩條路也是走不通的。因為皖南我們駐有重兵，不是把頭碰壁便是側背受攻。所以敵人祇得在臨淮關鳳陽上窰定遠一帶，暫取守勢，以待增援，敵人在津浦南段受了這樣的挫折，戰事重心便移到黃河北岸。

敵人的企圖在於肅清黃河北岸，攻取晉南，同時因為津浦路的黃河鐵橋勉強可以通車，津浦路北段的敵軍，也便活躍起來。濟甯汶上一度被我克復，南進已受打擊，現在得了增援，想從濟甯居安直趨金鄉，威脅歸德

；但長驅直入，偵訪名舟遠徠，非重鎮，重兵駐守，自不待言，敵人戰略向來避免正面進攻，刻雖裝模作樣，料他不敢輕於嘗試。津浦路東面，敵人也想從諸城莒縣側擊我們右翼，但進入山地作戰，敵人決無這種勇氣。現在敵人想要肅清黃河北岸，攻取晉南，戰事重心一時移在黃河之北；但戰略上的重心，仍在徐州，因為敵人最後目的在於攻取武漢，津浦路若不打通，進攻武漢的計劃，決難實現。

五 徐州點將

東戰場有四個集團軍總司令，除了自兼軍長之外，還有八個軍長。鄧錫侯因為要到前方指揮，請大家飲酒，留在徐州的將領都來參加。鄧屢屢向我勸酒，頗有拿我做目標的意思，我不示弱，但看見了他拿茶杯來倒酒，我同于學忠徐祖貽便劃界退出，自認為弱小民族。別的桌子看見鄧欺侮

弱小民族，都拿了茶杯來打抱不平。鄧看來勢汹汹，大呼「樊噲何在」傍邊桌上一個白面書生，應聲而至，他是兵站分監，特地從開封跑來，助鄧的聲勢。頓時提酒的來往如梭，熱酒的手不停煽，那天晚上，大有「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的氣概。

第二天我同鄧錫侯孫震討論四川問題，大家覺得四川是我國根據地，抗戰的最後一切需要的條件都已完備，物力人力，地利天險，儼然是一個國家，把四川整理得好，不知要增加多少抗戰力量。現在的四川問題並不是難於解決，中央要把四川成爲中國的四川，不是四川的四川，四川要中央重視現在的環境，慢慢地去整理，這是不相矛盾的，祇要中央與地方大家明白了對方的真意，四川問題即可迎刃而解。我問鄧的個人意見，他說「對於四川問題，我祇有八個字——擁護中央，服從領袖。」

于學忠是我的鄰居，我們都住在花園飯店。九一八事變的發生，日本

方面的原因，我事前到了日本，得知內容，在我『日本爲什麼要侵略中國？』一文中，說了一個大概。東北方面的情形，我還不大明瞭，便請于學忠敘述經過，他的敘述很有歷史的價值：

革命軍推進華北的時候，奉軍大部份開在關內，那時日本向奉軍表示不必開回關外。張作霖召集了各將領會議，許多人認爲軍事上很有把握，主張與革命軍打仗；但多數人覺得日本問題極爲嚴重，不如退出關外保存根據地，于學忠就是主張最力的一人。

張作霖所以把軍隊交給張學良，自己先回關外，日本看他聽警告，便把他炸死。張學良卽秘密回到瀋陽，軍隊也跟着開關外。從此張學良與日本日漸地發生摩擦。後來北平回擴大會議，東北軍又差不多全部進關，那時東北軍的軍部一面恐怕軍隊進關之後日本人要在關外搗亂，一面又捨不得華北的地盤，究竟地盤的在思想戰勝了。留在四省的軍隊不過三萬

人，瀋陽只一旅兵力，日本軍部內得這是千載一時的機會，準備發動，張學良適自南京飛到北平，在協和醫院醫病，病很沉重，他的左右恐怕外面知道發生謠言，所以嚴守秘密不讓人去探病。日本軍部以為張學良死了，圖謀更急。東北將領即要率了軍隊，趕出關外。此時張學良的病已漸漸痊愈，張派湯爾和去偵察日本動向，湯回來報告，一定不會有事。但大家終是懷疑，所以先派飛機回去，各軍的彈藥也陸續輸送回去，隨後再把軍隊開回。別軍的彈藥都已運出關外，于學忠一軍的彈藥正在半途，九一八事變已突然爆發了，留有關外的加農砲野戰砲高射炮共有六百多門，捷克步槍六萬枝，瀋陽兵工廠自造的步槍八萬枝，關外的彈藥庫都已裝滿。我聽了這番話，與于學忠相對歎息，國運如此，還有什麼話說。過了一兩天他到前方去督戰，和一個團附同一個旅部的軍官臨陣退縮，他就把他們槍斃，他的部隊這次很有成績。

有一天李文田率領了西北軍來了，李德鄰先生請他吃飯，要我去陪客，我很高興。蘇溝橋事變發生之後，他在惡劣的環境之中，在朝令暮改的和戰局面之下，能够有這樣的決心這樣的勇氣，在天津帶了警察保安隊去同日本人拚命，這是值得我們敬佩的。李的爲人沉默鎮定，吃飯的時候，很少說話，對於上官非常恭敬，這是西北軍將領普遍的習慣。他是副軍長，第二天軍長張自忠來了，他是這次平津事變中的一個主角，李德鄰先生對我說：「你不要走，同他見面。」參謀長徐祖貽到門口去接了進來，張對李深深地鞠了一個躬，李請他坐下，閒談了幾句，他忽然站起，向李立正，「司令長官，報告！」他用很嚴肅的聲調向李這樣說。李似乎不好意思，因爲他與部下向來是很隨便的，李即站起來抽了一枝香烟送過去，又劃了洋火替張點烟，笑容滿面的對張說：「坐了說，請坐。」張也似乎吃了一驚，因爲這完全出於他意料之外的。張就坐了報告軍隊的人數，開到的

地點，並請示以後的調動和作戰的方略。張臨行之前，很誠懇地對李說：「我這次一定用全力去打。」我聽了這句話，非常感動，誰無愛國的心，誰不想做抗戰英雄，祇要環境好，處置得當，那一個不願替國家去死。現在聽見他的軍隊打得非常勇敢，立功不少，可見他說那句話時，已經下了很大的決心。

六 北戰場的判斷

敵人在黃河北岸進犯，可能的企圖不外下列幾種：（一）津浦路和江南的戰事，都已受了挫折，我們在黃河北岸的兵力比較薄弱，不如攻取豫北晉南，先把佔據華北五省的計劃變成事實；（二）肅清黃河北岸，消除渡河時側背受攻的危險，一俟增援開到，打通津浦路，切斷隴海路，衝下平漢路的計劃可以依次進行；（三）佔據潼關之後，西可攻入陝甘截斷蘇俄路線

，南可進犯襄樊威脅武漢，東可沿隴海路推進，窺我洛陽鄭州。

現在敵人的主要目的是攻取武漢，先要明白敵人進攻武漢的計劃，才能了解北戰場敵人的企圖究竟是什麼。敵人進攻武漢本有南北兩路，南足以浙贛路為主長江為輔。北路以隴海路為平漢路與長江為輔。南路的目的是長沙，由長沙進逼武漢。但長江不久水漲，兵艦運輸艦都可通行，何不以長江為主攻的路綫？這是因為我們的空軍力量日漸增加，長江江面有限敵艦若被轟炸，無法逃避，所以長江運輸雖是最為便利，而不能為主攻的路綫。現在敵人採取那條路綫？依我判斷，敵人不會採取南路，有兩個主要原因：第一，我軍在吳興宜興主陽句容蕪湖宣城餘杭一帶極為活躍，後方尚本穩固，敵人怎敢貿然西進？第二，無論從杭州向長沙推進是不是容易，但一到長沙，便要四面受敵，廣東廣西的軍隊可從粵漢路湘桂公路攻敵背後，鐵路的兩翼，我們也可調集大軍向敵側擊；敵人若是先攻廣州

，一面由粵漢路推進，一面由浙贛路推進，或許較有把握，但是半爲兵力不够分配，且有對英的顧慮，敵人似乎已經暫時放棄了攻粵的計劃。

那末敵人一定採取北路。長江不能爲主攻的路綫，平漢路爲什麼也不能爲主攻的路綫呢？原因頗爲明顯，隴海路的東西段我們都駐有重兵，平漢路兩傍我們也隨時可以調集大軍，敵人若從平漢路衝下，我們在隴海路東西段的軍隊像剪刀似的向鄭州一夾斷切敵人後路，平漢路兩傍的軍隊也來一個側面夾攻，那是一個多麼危險的態勢。敵人的戰畧雖是速戰速決，但他的戰術却是穩紮穩打，當然不肯這樣輕於冒險。所以這幾天平漢路的正面雖是非常緊急，但說敵人即要衝下平漢路，我以爲敵人沒有這個胆量。

敵人在平漢路南下之前，必須佔據隴海路東段，如此左翼方面可無顧慮；但要達此目的，必先打通津浦路，所以敵人於此時要在封邱渡河，威脅開封，也是冒險太大，因爲開封兩面的隴海路都在我們手裏，敵是背水

，兩面一夾，那裏還有生路？敵人進犯晉南，想併吞整個山西，這確是大舉進攻武漢之前的準備工作。但是要從潼關西入陝甘南攻襄樊，敵人的戰術既是穩紮穩打，決不敢這樣迂迴深入。

軍事家的計算，敵人至少須要增加十個師團，方可談得上進攻武漢，津浦路南北段，已有四個師團，這次受了挫折，便向國內增調四個師團，希特勒在國會的演說發表之後，日本覺得有恃無恐，便從駐在東四省防俄的軍隊之中，抽調兩個師團。增援開到之後，敵人計劃，一面圍攻徐州，打通津浦線，一面渡過黃河在隴海綫上與津浦綫的敵軍聯合一致，然後沿平漢綫南下，進窺武漢。敵人雖是增調了六個師團，但是要實現這個夢想，先要給我三個答案：第一，我已經說過東戰場的軍事佈置好像一個天羅地網，敵人兩次渡過淮河，人數不能算少，但不是知難而退便是狼狽逃回，現在有何把握再去嘗試？第二，普通以爲隴海路與黃河並行是我們的弱

點，其實敵人不能渡河就是在此，我們因為有鐵路行軍迅速，而且空軍力量日益增加，敵人怎樣強渡？第三，平漢路以東成爲天險的山地，都有我們的重兵，出可以戰，退可以守，敵人有何方法肅清？若是無法肅清，平漢路的兩翼要感受威脅，敵人怎樣南下？

敵人以後是無兵可調的了，這次是垂死的掙扎。我離開徐州的那一天，攀遊雲龍山，遠望劉邦項羽最後決戰的九里山

中原的內戰是在這裏決定了最後的勝負

的對

外抗戰，一定也會在這裏留下了解放民

